



# 勇者

屠格涅夫著

金溟茗譯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三六



# 暴 勇 者

屠格涅夫著  
曹 湜 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一九三〇年

# 暴 勇 者

屠格涅夫作  
金 溟 茗 譯

閱書請  
遵守下列各  
條以重人格  
勿轉借  
勿遺失  
勿撕塗  
勿失期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986

## 譯者小序

選譯了屠格涅夫的兩篇短篇小說，集攏來便成了這樣一本書。

關於屠格涅夫的人物和作風，我想沒有說話的必要；至於這兩篇東西如何，也已經由牠本身在向讀者說話，用不着譯者多講。不過，有兩句話須要聲明的：第二篇暴勇者原題本是“Desperate Character”（兇暴的性格）日譯本是採用作中的主人的名字作標題，

便名爲米希雅的。至於暴勇者三字，却是譯者取作中的意味而任意改的。蒲寧與白布林(Punin and Baburin, 1874) 聽說是作者以他少時給他詩作上，思想上有極大的影響的兩位老侍僕爲背景而執筆的作品，是一篇追憶，紀念的文字。

兩篇都根據布施延雄的日譯本。

蕪雜的譯筆是要向原作者和讀者諸君深致歉意的！

一九二九年雙十節黎明期

譯者

## 蒲寧與白布林

皮奧托兒·佩托羅威奇故事

……我已經年紀老了，身體也不大好。我的思想時常想到天天迫近來的死。我少有想起過去的事情，我把心魂的眼睛掉轉來回顧後面也是很少有的。祇是偶然——冬天坐在盛燃着的火的前面一絲不動的時候，夏天在綠蔭下面用幽揚的步調閑踱着的時候——

我有時憶起過去了的歲月，過去了的事情，過去了的人們的顏面來。但是每當那些時候，滯留於我的回憶裏的，不是我的年壯時分的事情，也不是我的青年時代。我會被引到自己極幼少的時分或少年時代的初期去的。例如，我會看見與峻嚴而易怒的祖母同在鄉村的時分的我自己來的。——我僅有十二歲，而在我的想像裏又浮上兩個人的姿態來。……

但是，我現在且把我的故事，連續的按着順序說下去罷。

——一八三〇年——

年老的僕人斐利皮奇用脚尖走進來。像平時一樣，把領結結成薔薇型，‘像不要使臭氣味透出來似的’緊緊地閉着嘴唇，搖擺着正中央豎着灰色的髮束的臉。他一走進來就低下頭，把一封印着章紋的封印的信札放在鐵盤上捧給了我的祖母。祖母帶上眼鏡，把牠看過

了。

“他在這里嗎？”她問。

“太太，你說什麼……”斐利皮奇誠惶誠恐的說。

“懦夫！拿這封信來的人……還在這里嗎？”

“在這里，那……那位先生坐在會計處裏。”

祖母把手裏拿着的琥珀的數珠響着。

“叫他到我這里來罷……你，”她旋向我這邊說道：

“你要靜靜地坐在那裏。”

於是，我就在一角里，坐在指定給我的椅子上真的不動了。

我是完全任我的祖母要怎樣就怎樣的！

過可五分鐘之後，房子裏走進來一個男人——三十五歲左右，黑色的髮，皮膚也帶着黝黑，頰骨廣闊，麻皮臉，鉤鼻子，粗眉毛，而且從那下面，小而灰色的眼睛用悲哀的沉着窺視出來。眼睛的顏色和表情是不能同他的東洋式的臉調和的。服裝端正，穿着長裾的上衣。



他在門口停住，而且——祇點頭地行了一個禮。

“你的名字是叫做白布林嗎？”祖母這樣問了之後，還自言自語用法國話加上去說：“像是個亞美尼亞人的樣子呢。”

“正是的，”那個人用很沉着的聲音答。當我的祖母的聲音發出最初的粗雜的響聲的時候，他的眉尖微微地顫了一顫。他不會盼望她像對同等人一樣的來向他說話罷？

“你是俄羅斯人嗎？是正教徒嗎？”

“是的。”

祖母除下眼鏡，把白布林從頭頂直至脚尖仔細的望了一下。那個人沒有把眼睛低下去；他不過祇把雙手在後面交叉着罷了。特別惹我這小孩子的心的注意的，是他的鬚，那是剃得像很滑的樣子的。但是那樣青色的面頰和顎部，我却從來不曾看見過。

“雅可夫·皮托羅威奇”我的祖母又開始說道：“在這裏說你很能認真，做事也很出力，非常推賞你。但

是，那麼，你爲什麼從他那裏出來了呢？”

“那位先生要用與我不同種類的土地管理人呀，太太。”

“不同……種類的？我不大懂你的話。”

祖母又把數珠響了。“雅可夫·皮托羅威奇信裏說你有兩種特別的地方：特別的地方是怎樣的呢？”

白布林稍微聳了聳肩頭。

“我不曉得他指的什麼是特別的地方。但是，我想大概是我……不許用體刑的緣故罷。”

祖母驚訝了。“你說雅可夫·皮托羅威奇要毆打你嗎？”

白布林的黝黑的面孔一直紅到了髮根。

“太太還不懂我所說的意思。我是以不用體刑做規則的……對於農夫們。”

祖母更加驚訝着了。她甚至無意間舉起雙手來。

“哦哦！”她終於這樣說，而稍微把頭歪傾，再仔細的看白布林了。“原來是這樣的，那就是你的規

則嗎？好的，那些我却不管，因為我要用會計處的書記，  
不要用監理人。你的筆頭到底怎樣呢？”

“筆頭我還好，不會拼錯字的。”

“那我也不管，無論怎樣都可以的。最要緊的，是要  
寫得明瞭，不要寫我所不歡喜的現在流行的帶尾巴的  
帳簿字。那麼你另外一種特別的地方呢？”

白布林不安地動着身子，咳了一聲。……

“大概……那位先生是指我不是單身的這件事  
罷。”

“你有妻子的麼？”

“不……但是……”

我的祖母把眉毛皺攏來了。

“有一個人跟我一同住的。……是男的……同伴……  
……是可憐的友人，我從不曾同他分別過……已經有……  
……讓我算一算看……有十年了……”

“是親戚嗎？”

“不，不是親戚——是朋友。即使有了他在這裏於

職務上決不會有妨礙的。”白布林像豫料到會有抗議似的，又加上去說：“他是與我同房間住，由我供給他吃的。我想他很有用處……他是受過充分的教育的——這並不是偏愛的說，實在受過教育的。——並且道德也可以說是模範的。”

祖母半閉着眼，咬着唇，聽完白布林的話了。

“那個人是用你的金錢過活的嗎？”

“是的。”

“你是爲了慈善的意思養着他的嗎？”

“是爲了正義的行爲……因爲救助貧人是貧人的義務。”

“原來這樣……這樣的話我還是初次聽到的。直到現在，我還以爲這是富人的義務呢。”

“我大胆說一句，富人的救濟窮人，只是娛樂罷了。……但是像我們這樣的……”

“好了，好了，已經夠了。”我的祖母打斷了他的話頭，而且略想了想之後，她又問他了。那帶着鼻腔的聲

音是表示她不高興的意味的。“那麼你所照料的那個人，現在幾歲了呢？”

“同我差不多年紀。”

“哦呀……我還以為你是養育那個人的。”

“不是的。他和我是同伴——而且是……”

“好，夠了。”祖母又把他的話打斷了。“你真像是博愛者哩。雅可夫·皮托羅威奇的話實在不錯，像你這樣身分，竟是這個樣子，真的是特別的事情哩。但是，我們且談我們的要緊話罷。先由我告訴你必須盡的責任罷。至於薪金……你在這裏做什麼！”祖母突然把她乾枯而帶黃色的臉向我旋過來用法蘭西語說道：“去溫習神話的功課去罷！”

我跳起來，走到祖母旁邊在她的手上接吻了以後，就跑出來了。——並沒有去溫習神話，到庭園裏玩去了。

祖母家的庭園非常廣大，並且一邊是由流着水的

細長的池塘劃了一個界限，那池裏不僅有許多的鯉魚和鱘魚，而且還有赤目魚；那著名的，現在差不多無論那裏都沒有了的赤目魚。池的盡處，有鬱茂的柳樹，從那裏起漸漸地高起來的斜坡的兩側，有赤楊樹，接骨樹，忍冬及蜜桃等的茂木，在牠們的周圍包繞着Heath和Clover的花朵。許多的灌木之間，這裏那裏留着小小的空地，蔽着像絹一樣的濃綠的細草，在那些之中，低背的許多菌類，戴着滑稽的淺紅，薄紫，青褐等各種各色的帽子窺視出來；‘鷄眩’的黃金色的球子處處眩目的地輝閃着。春天的時候，這裏有黃鶯在着歌唱，有鸚鳥吹噓着口笛，有杜鵑在着泣血。夏天烈日晒着的時候，這裏也常是陰冷的——於是，我是喜歡到這荒廢了的池畔，跑進茂木之中去的。在那裏有所秘密地寵愛着，只有我曉得的——至少在我是這樣想像的——幾個地點。

走出了祖母的房間，我向這些地點之中的一處，我把牠取名為‘瑞士’的地方一直跑去了，但是當我未到‘瑞

士’之前，我透過半枯了的小枝，和綠的枝葉的纖美的編織手工，發見了有我以外的什麼人立在那裏的時候，我是怎樣的驚愕了呀！穿着黃色的粗羅紗的長而寬大的上衣，戴着高總的帽子的很長、很長的身體，立在我在一切的地點之中最愛的地點上。我隱着步聲走近那裏了。我看見我完全不認識的面孔了；那是持有也很長的、柔和的、帶有幾分紅色的眼睛和極可笑的鼻子的面孔。那只鼻子，像豌豆莢似的長長地垂下來，實在差不多吊在厚的嘴唇之上了。嘴唇做着圓的○字形在震蕩着，吹噓着低銳的口笛。交合攏來放在胸膛上部的粗骨的兩手的長指，急速地動着，在作着回旋運動。時時把手的動作停住，把嘴唇的口笛和震蕩也止住，好像傾耳於什麼東西似的，把頭屈向前方去。我再走近一步，仔仔細細地眺望着他的樣子。……這個我不認識的人的手裏，托着一個小小的平扁的玻璃杯子——像挑玩金絲雀而使牠歌唱時使用似的玻璃杯子。一條小枝在我的脚下踏斷了。於是，這不認識的人嚇了一跳。把矚矚

的眼睛旋向灌木林中，而且踉蹌地走去。……但是他撞在一株樹上，發出叫聲站住了。

我後茂木蔭裏走了出來。不認識的人向我浮上微笑了。

“午安。”我說。

“午安，少爺！”

我不喜歡他稱我少爺。覺得過於親熱了。

“你在這裏做什麼？”我很嚴厲的問他。

“噯，請你看着罷！”他仍是茫然向我答道：“我在這裏呼着小鳥使牠們唱歌呢。”他把那小的玻璃杯子示給我看了。“金翅雀真的很會唱！你，像你這樣優柔的年齡是無論如何會喜歡那些生着羽毛的歌唱的調子吧！請你聽罷！聽吓。我先囁吵起來，牠們立刻就會答應的——那真的愉快哩！”

他把他的玻璃杯子互相磨擦起來了。一匹金翅雀在近處的赤楊樹裏答着也囁吵起來。不認識的人忍着聲音笑着，而且用眼睛給了我一個暗示。



不僅這忍着聲音的笑和眼睛的暗示，而薄弱得像小孩子的未成句的說話似的聲音，曲着的膝及薄的手，而且自帽子以及粗羅紗的上衣，一切都在暗示着這不認識的人的所有的動作和態度是善良的人的性質，是天真而滑稽的一些東西。

“你在這裡很久了嗎？”我這樣問他。

“我是今天纔來的。”

“那麼你是那個人所說的……”

“是的，白布林君對太太所說的人，就是我。”

“你的朋友的名字叫白布林嗎？”那麼你的名字是？”

“我是蒲寧。蒲寧是我的名字，蒲寧。那個人是白布林，我是蒲寧。”他又把玻璃杯子互相磨擦起來了。“你聽罷。你聽罷，那……是怎樣的聲音吓……”

這位奇妙的人物就這樣非常的把我迷住了。像普通的一切小孩子的樣子，我對於不認識的人，不是逡循不前就是擺起尊大的架子的。但是對於這個人我却覺